太律

太律卷之十

明苑馬寺卿河西葛中選著

太律斷

候氣斷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律書武王伐紂推仲冬以及孟春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六韜太公告武王曰律管十二其音有五宮商角徵羽也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

徵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
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
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也微妙之音
皆有外候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
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
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此其法也月令十二月中十二律四時中五音節用
是法以求之非置管於地以候氣也緹室候氣之法
起自京房候氣之說見於緯書承為漢志其然經籍

未有明文以理推之管可以候氣而氣不必應氣不必應而欲以之定律不得也

候氣斷二

候氣之說未見經典呂覽雖言十二律所中未言候氣劉昭後漢志所云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合八能之士聽樂度晷權灰候占之說則易緯通卦驗之文也志言殿中用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六十夫六十律京房之爲也房律雖依淮南三九之術爲之其餘分皆棄不錄有隔八隔九之不同不知何以得氣焉

魏以下一遵漢志積黍之分又復有圍九徑三之
同與律書乖矣於漢志亦不合不知齊梁陳時又何
以皆得氣應至隋又有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月
纔飛少許者衰猛之說斯與今由圍徑之不同觀灰
飛之不一則管不太長者置九閉之中當蓄聚之氣
灰無不飛飛亦未必毫釐絲忽之不差者又云進退
於先後五日之中是本不足憑也乃後儒言候氣者
益密主候氣者益多今欽天監歲以氣應聞驗之歷
既不能無差儒者又不以氣應之管為黃鍾正律則

候氣又安用哉

月令樂候氣斷

六代廟樂至秦始皇止存韶武秦改大武曰五行漢高改韶舞曰文始孝文作四時之舞時未有迎氣樂也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五郊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皓冬歌玄冥季夏歌朱明明帝迎氣五郊改秋歌曰白藏餘仍其舊是時有迎氣樂尚無月令樂也月令之樂始於章帝建初五年冬蓋用太常丞鮑鄴言王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時養神明求福

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
其月氣章帝始制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
之唐揚收云西京郊祀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
丞鮑鄴始旋十二宮是是時始有旋宮始有月令樂
也然而未聞候氣也詳西漢元帝時京房傳六十律
之法于焦延壽不過以十二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
至始及冬至而復以為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焉未嘗
以之候氣也劉昭志云房言律詳于歆所奏其術施
行史官候部用之其言候氣法獨備熹平靈帝年號附張

光亦言其可以相傳者惟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志又言靈臺用竹律六十詳靈臺爲莽所立是莽時已用之候氣矣乃班固志獨不載豈即固自謂刪其僞辭者耶固又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也是固之所刪者豈歆當時亦以爲僞辭耶詳京房六十律有一日五日八日六日之不同而候氣云候日如其歷又云進退于五日之中是其術之疏當時已不見信於歆固矣劉昭復取以爲志者后來張衡張光等或有追而論用之者耶若八能之說皆以緯之書出於近世

是眞贋辭也何足取哉

音律斷

月令於十二月言中律於四時言中音書言六律必言五聲周禮春官言六律六呂八音六舞必言五聲晏子言五聲必言六律淮南子言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楊雄言音生於日律生於辰則音律有辨久矣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爲百有八爲徵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

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乗適足以是生角此言五音生數也淮南子曰黄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三主十月上生蕤賔蕤賔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

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
又曰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黄鍾大數立焉又變為小數積實以生十二律其
法一也此言十二律生數也音與律皆以三九之法
行之故黄鍾可當宫太簇可當商姑洗可當角林鍾
可當徵南呂可當羽應鍾可當和管子百有八為徵
當林鍾倍數九十六為羽當南呂倍數其實一也故
淮南子合而言之曰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
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

賔不比於正音故爲謬蓋以音齊律而見其比不比也此音律之辨也六韜曰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可以知敵淮南子一律而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賔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通典曰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故用九自乘爲管絲之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音大小之次

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此十二律之正聲也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言音律之交也月令於仲冬言律中黃鍾是就十二辰指律之長也於季夏言律中黃鍾之宮是合日辰六十而指言音律相合之最長也則聲用六十皆爲正聲非變也試觀十二宮中五聲當律者纔黃太二宮以下十宮便用半用變是何正之少而變之多可以省矣孔穎達布十二宮之五聲不出十二律由不知禮運還相爲宮乃自宮之

爲還非相役之爲還也非也京房立六十律似爲近之乃別立四十八名是又不知音有毋也非也季通止用六十調是矣猶用變音變律之名亦非也以吾法求之音三周律三直五音圍徑不同各有十二律十二律長短不同各有五音三九之法原自相交音其統也律其分也音可以統律律不可以統音但古人爲立均之便故以律役聲十二律各文聲五蓋折周數爲直數也十二律聲止六十變止於二十四合倍半止於十六而足然皆各自宮也孔穎達不知體

還相爲宮乃自宮之義遂指定十二律用之故後人惧而生變律也六十聲用十二律則三百六十聲當用六十律京房之見未爲不是但不知音律相交設立四十八名也夫京房六十律即六十調也即十六正變律之數也季通用變律而薄六十律欲以服人難也季通駁京房棄不盡之算是矣所用變律亦不盡其算何哉夫一十七萬九千一百四十七者爲十二律而設也若别生他律算自不盡惟變其法以求之可耳

五音實數斷

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六十羽四十八此積實之數爲大小多寡之差也律書甚明後世直以宮爲八十一聲商爲七十二聲云云失之遠矣

𪗋賔倍斷

十二律損益法至𪗋賔變損爲益從陰也非故倍之也

音律度量衡斷

周禮於陰陽十二聲云云各文以五聲淮南曰律以色

辰音以當日經典言五聲必言六律則音律之義矣可見書雖言同律度量衡未明度量衡皆生於黃鍾也周禮㮚氏爲量銘曰聲中黃鍾之宮不言以黃鍾起數也必曰之宮不單言黃鍾也漢前志於度曰本起于黃鍾之長于量曰本起于黃鍾之龠于權衡曰本起于黃鍾之重不曰起而曰本起其遷徙本而言之非古有是法也若古有是法何不從顯於典瑞則曰璧羨以起度淮南以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說苑又以一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易緯通

卦驗以十馬尾爲一分孫子筭術以蠶取絲爲忽一萬忽爲分乎食貨志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淮南子以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乎

起調畢曲斷

起調畢曲之說自祖孝孫張文收定十二和已有之然是始條理終條理之遺也書稱合止柷敔蓋合樂用柷即寫合之一聲止樂用敔即寫止之一聲以是求之太師合樂用調必以一聲始終之而後八音歸一工師有統其聲當在樂章之外今雅詩十二譜

以詩之首尾二字當之不論此字當何音恐非古
古琴譜中尚有曲前一聲曲後一聲不應琴辭此或
古之遺也世不知此有偏殺側殺寄殺雙字半字雙
半字之例爲管十字設皆强聲以就律也想古人度
曲必有定法雖用律不同必不失五聲之類今俗子
聽琴尚曰汝試先唱後彈聽簫尚曰汝試先唱後吹
猶以眞者求之昔飛龍氏效八風之音師涓寫濮上
之音豈徒以調哉

長短圍徑斷

管子呂覽淮南皆記黃鍾九九以爲損益不言長短
圍徑律書生鍾分備極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亦
不言圍徑非略也以九起數即以九積實九復九之
凡得八十一者九九累之當積七百二十九分不動
其直而規其方則圍當十分零八釐一毫六絲六忽
有奇徑三分四釐六毫零二忽有奇不言而在其中
矣律書言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
九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律此以九寸爲長以包圍徑
也復言黃鍾八寸十分寸之一是明寸用九之義

圍九分之爲一寸可見此千古律準也漢志三九
數並同惟以八百一十分爲黃鍾之實繇此之義以
起十二律之周徑則以九自乘因之以十與律生數
頓殊今即審度法以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爲一分嘉量法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衡權法
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推之當是累九十黍以長積
千二百黍以爲廣毎分實十三黍三分黍之一以九
寸乘之得八百一十分較律書多八十一分長九分
實相逕庭矣乃自漢以下考求律法者不之律書而

之漢志豈非有圜徑容黍及度量衡有可據不知班
固志律不出於天不出於古不過劉歆京房王莽所
爲也京房劉歆乃莽秉政時所徵以典鍾律者京房
受學於焦延壽其卦止用六十律亦如之皆用直日
候氣劉歆三統曆砌合大衍諸數爲之一以黃鍾之
八十一爲日法乘之還以本數歸之觀杜預以長曆
步三統於春秋之日食三十四僅合其一其疎可知
律何足言哉至度量衡王莽劉歆已更造之六典所
記劉歆錯刀大泉王莽貨布貨泉及歆銅斛則嘗

何難變法以從其說粲世以降爭尺寸圜徑者乃姑且不論今卽世之所取信者言之晉隋所數周尺則以歆之銅斛定司馬光之尺則以莽之法錢定胡瑗圜徑則以千二百黍與八百一十分定以其法求其說安得不合或謂王莽之制雖不足據度量衡尚不敢變於古夫以京房附肅舒事應何所不誣劉歆附莽何所不爲王莽篡漢何所顧忌志之爲史鑄之爲器千六七百年間言律者皆不出其域衆人俛失之胡瑗俛得之何足重哉蔡季通乃取以爲鍾律第

一義殆不深考矣

歌聲斷

宋志曲調有辭有聲有豔有趨辭者歌詩也聲者若羊五夷伊何之類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按此皆餘韻回薄之聲所謂言之不足也詞之助也開元十二詩譜中用七聲必非古樂之遺但朱子疑其一字譜一聲無唱嘆之聲則不然也古樂簡淡古詩中已有唱嘆之聲如國風流之求之之字悠哉悠哉哉字砠矣瘏矣痡矣吁矣矣字是嘆聲于以采蘋于

云何吁矣云字維鵲有巢維字烏焉字是唱聲也
爲趨嘆爲亂爲送本詩已具矣工師能寫之即爲至
樂若此外復有唱嘆聲是曼聲也非古樂也古人體
物極盡不特聲詩爲然如語辭曰若粵若越若嗚呼
於戲曰吁曰都曰俞曰猷期期等皆幷聲書之又如
何不爲盍不可爲叵之乎爲諸而已爲耳又幷二合
之音書之矣古樂之不作端不在此但今樂家只以
聲相傳習唱嘆之聲不能譜之於書若欲譜於書當
亦得之其竅不過應聲耳其聲或出或入皆回薄於

玄雍喉嚨之間不過應鍾一律如安焉耶也兮云曰嗚于歟及今俗呵呀噯嘌噫乙依喔嗚皆是若合有字無字共三百八十有四三百八十有四又括於〇〇〇〇〇五聲任歌喉宛轉之極此足以括矣

古叶轉註斷

字以形辨音以耳傳人代相習之間古今不無移易以今韻讀古詩宜有不合處矣才老作韵補以爲叶音楊用脩作古音略以爲轉注陳季立直以爲古音是矣然閱其書皆以今音還就之耳非盡古也何

聲亦有數余詳其辨得六千一百四十有四除上入相近之聲二千三百零四爲三千八百四十音最辨也合今韻殊體同音者爲有字凡一千八百八十五而止餘一千九百五十五皆無字之音也此無字之音皆在人吐吞閒或以之呼字聲不肖形者俗謂別音或以之自呼有義無形者俗謂方音彼古人叶音轉注豈無一音或出於此者乃所謂古叶皆韻中有字之音曾無一無字之音其有字之音皆翻歸同毋曾無一他毋之音則音自我作豈盡出古人哉䏻

不盡出於古猶不若稱叶之爲得盡叶者和也猶不失爲讀詩之便法若冒古之名而有一毫不相背猶之乎贖說也

四聲分五音斷

聲必有四出於自然夏侯諶先悟之矣不獨沈約然沈韻特分聲爲譜耳等韻圖出則有連聲然入聲多失其類乃謂有入無入之殊者是未會轉舌徒以耳食也四聲之用音律皆貫若沈約分平聲以當宮徐景安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入爲角上爲徵去爲羽

自唐以來又以入爲商去爲宮平爲羽上爲角各七七調上平爲徵第有其聲無其調姜夔又以平入爲重濁上去爲輕清恰知倩談自余之圖出而四聲有統不致傍說之岐矣

華嚴四十二字唱斷

華嚴四十二字出華嚴經善財童子遍界南詢至四十五衆遇衆藝童得此四十二字悟一切法門解在清涼疏鈔中則義學也史稱婆羅門書十四字加減

用之文省義多者第聲相近用之如史瑟同用卟帝
辨同用𠃧謂之半滿之文是梵又以之調音矣吾獨
謂其法非梵法音非梵音何也周禮陽聲陰聲十二
各文之以宮商角徵羽是卽子毋之法以四十二唱
較三十六毋少疑從邪非敷奉匣八毋又多哆鑠娑
奢車五唱重柂婆伽陀四唱則三十六毋是華法非
梵法也天地間聲數常多字數常少聲雖大同字則
或梵有華無或華有梵無不能盡同今四十二子毋
皆中國有字之音有韻之字亦無強同況梵音一

三合之外猶有彈舌彈指之別是華音非梵音也有
音無四聲之類梵文無六書之體等韻一一不違沈
韻則是華僧爲之也等韻未盡妙前論及之矣此豈
盡妙哉鄭樵才窺韻鑑便以七音切韻歸之西域而
謂其經躡杳冥盤旋寥廓過矣五音加二變故自後
儒之談而龜茲七調則鄭譯强比七音以與萬寶常
爭者試詠婆陀力難識沙識沙侯加濫沙臘般贍侯
利箑之七聲果與華之宮商角徵羽相諧叶否耶若
夫切韻即翻語漢人已知之如服虔通俗文已有其

音而鄭註近烟爲殪亦是其例然此法至魏已大行北齊顏氏家訓中聲反音最多皆在隋前是爲華嚴未至之先也殆三十六母出陸法言不過易反爲切至宋晦菴仍復其舊非出於西域也推反語之端實由合音然何不爲盍不可爲叵者焉爲旃之乎爲諸古語已有之孫炎已失得之夫豈出於西域之二合哉等韻成於僧故僧多習之乃謂釋子多能言儒者皆不識起例又謂江左之儒經緯不交矣立韻之源過矣余書出而五音四聲十二律六十調正聲則[illegible]

應聲與陰陽唱和之聲皆得其說可覆矣

七音韻鑑斷

沈隱侯之爲二百六韻也聲類倣李登四聲祖周顒其中有同音不同韻異音反同韻者蓋採掇詩騷及房中安世樂之韻竝辭家之案原非譜聲音之次第也梁武雅不爲好正斌着論非之是在當時已不信矣後僧宗彥爲三十六母既縱之以七音僧守溫爲等第圖復經之以四等李壽合而爲一以輕重希之曰七音韻鑑反切門法準此立名豈不曰聲音之大

全哉吾以自然者求之得失有可論也三十六母中疑重喻泥重孃知重照徹重穿床重澄非重敷則母爲重矣見端精知照幫非之下各有一音泥來日明微之上各有一音心邪之外又有二音今皆不出則母爲漏矣予分四等毋當足以貫之詳幫與滂同行並爲之偶明與微奉同行非爲之偶知與徹同行澄爲之偶照與穿同行床爲之偶日與禪同行審爲之偶今並列而爲母則予以母分而少故知徹澄照穿床審禪三四等一音日非敷奉微只三等一音幫滂

明有一二等一音者三四等一音者總之各只是
音也音分四等當别之以四今一局中見溪羣疑曉
匣影喻來孃泥一二等同一音三四等同一音精心
從心邪一等一音四等一音是各母只具音二餘母
則又只具音一而已何四等之有若第十三第十四
第三十一之見溪羣疑曉匣影喻泥孃一二不同音
第三十與第二十入聲之知徹澄明穿床審禪二三
不同音則又音之雜入不可以等齊也音以耳决今
以牙舌脣齒喉别角徵宫商羽是以形揣音耳失其

聽矣且清清濁濁之間牙之疑與喉之喻同音舌之泥與孃同音舌之知等與齒之照等同音何所分別輕脣音多敷於次清不類齒音出心耶審禪又非太濁之類何其不相配耶樂有七音五音加變宮變徵是也今立半商半徵名既不合實亦無憑似是而非也音之辨不啻黑白得其辨則得其數或半之或倍之推蠛蠓以至雷霆有同音也其輕重之差自在也今以口之輕重爲音之輕重如以冬爲輕東爲重有難爲定者矣何也口之輕重係於心之靜躁靜躁

定則輕重不定故冬東青清古今無不疑其分也若
立韻也若括第一等爲一韻括第四等爲一韻中無
知徹澄照穿床審禪非敷奉微日之音矣括第二等
爲一韻中無精心從心邪非敷奉微日之音矣括第
三等爲一韻中無精清從心邪幫滂並明之音矣以
沈韻填之寧無一音出入邪他如括二三四等爲一
韻則有支脂魚虞等括一二三四等爲一韻則有東
韻又不同矣以此觀之法不無遷就韻不無改易亦
非沈韻之舊矣若其立韻之失叙入聲之失類與夫

嬀入支衣入微之類此自沈韵之誤韻鑑則依之而不敢違者也如是而韻鑑豈足爲至哉惟夫子毋之法內外之轉開合之呼有不可易者聲音至此有端可尋矣禮部韻略有獨用通用之例猶各分韻今韻會等書將同用攙入混然莫辨矣韻鑑入聲失類猶有闕也今指南盡取入聲塡入類幾亂矣江音姜覺音脚烏音梟之類此自正韻之音與古音逈別不可不辨今世一切混呼矣昔疑沈韻者只爭江左之音今以四方之音讀之逓相嫺笑音益潰矣則猶華音

是編可按法而求也況五經四部用此以爲切脚
通海宇由來已久則是編何可少哉

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斷

此邵子譜萬物之聲音以定萬物之數也於經世書中有圖者十六篇不謂不備邵伯温及蔡西山等亦第明四象之數未明言其所以學士亦罕言之然詳聲音之數二百六十有四是自寅至戌之數也經世一書大要不過以倍法立體以朞數入用也倍法立體者倍其二爲四太極由一而四以生八卦而十六

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四也故其象皆用四期數入用者以卦皆三成天有四時其用惟三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皆用三也故以年月日時之數起元會運世之數又以元會運世之數歷六十四卦為大小運之數至於聲音之數雖以四象之四十與四十八相交取數實當寅開戌閉之數其推之圓圖證之蓍策觀之晝夜不過發明體四用三之義也音用十二聲用十者所謂太陽太陰之數也各相唱和亦止於十六是四其四也聲一百一十二位卽天之用數音

百五十二位卽地之用數〇四十八位卽所去天體數口四十位卽所去地之體數也若言其聲音位置皆出於等韻也聲從韻音從毋平上去入卽四聲開發收閉卽四等翕卽內轉闢卽外轉淸卽淸毋濁卽濁毋多可个舌卽唐韻之歌哥箇鐯禾火化入卽唐韻之戈果過鐯乃果假攝中開合韻也古甲九癸見見毋下口口近揆見羣毋下乃牙音中淸濁毋也下可類推其聲以攝爲文一果假蟹二宕曾梗三山臻四效流五止六通遇七咸深其音以字毋爲文一

見溪羣二曉匣疑三影喻明四非敷奉微五幫滂並六端定透七泥孃來八精清從九心邪十審禪日十十照穿床十二知徹澄與等韻徵不同耳○者有聲無字口者有音無字皆與等同○者無聲無字口者無音無字即等所不載者也其唱和之用亦出於切韻也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即韻也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即切也以音之一百五十二出切爲聲之和毎一音歷聲之一百一十二古多古可古个古舌次第歷之得一音之全盡和之得一百五十二音之全計一萬七千

二十四音以聲之一百一十二行韻爲音之唱每
聲歷音之一百五十二古多甲多九多癸多次第歷之得一韻之全
盡唱之得一百一十二韻之全計一萬七千零二十
四聲兩相唱和共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
五百七十六以爲動植通數此邵子之蘊也夫舉一
古字則隨所歷之平上去入皆切歸本音然古多之
切與音之甲多九多癸多皆一音也重韻且無論矣
舉一多字則隨所歷之開發收閉皆韻歸本聲然甲
多九多癸多只具二音重毋且無論矣如以爲唱和

只用本字聲音則二百六十二謂之括韻則可若盡聲音之辨不然矣開發收閉取之四等今詳等韻中一二同音三四同音牙上音輕脣音齒上音皆非下諸毋一等者則開發收閉不定平上去入取之四聲今詳等韻中以清毋之去爲濁毋之上而去入又皆同聲且有借入正入之不同則平上去入不定三十六毋中有重毋不刪要毋不備十六攝中有重攝不離同攝不併則清濁混淆闔闢參錯而聲音之次第俱非的然不可易者皆等韻誤之也第其分配臚[illegible]

較之等韻頗覺整齊然不知五音之正十二律之本徒以律呂之名象陰陽之唱和猶未精密余嘗謂經世一書體方用愽橫絶千古而聲音一圖不無遺論使非愚書出世弗之知余書正以方立體極合經世四象但不得同堂相證之爲快也然在邵子或聊以譜聲音唱和之理以識萬物之數未嘗入用至祝氏經世鈐則以此唱和之數取掛一之二百五十六卦每四爻而一用以當三百六十日用切韻二字以聲起數以數合卦直以易爻辭斷之非邵子之意矣世

亦以爲邵數神之何也

太律卷之十一

明苑馬寺卿河西葛中選著

太律通

素問三陰三陽通

陰陽以太少厥分之各有比偶內經陽明則太陽也以其居陽之前稱曰陽明內經太陽則少陽也以其居表稱曰太陽內經少陽則厥陽也陽不可厥稱名爲少以扶陽也雖然名易而實不易也陽明與太陰二老相配故在手同爲金商在足同爲土宮太陽與

少陰二一少相配故在手同爲火徵在足同爲水羽
陽與厥陰二一中相配故在手同爲木角在足同爲木
角其實不嘗易也厥陰少陽爲陰陽之中無成名無
定位故曰太陰爲經少陰爲維厥陰爲游部太陽爲
經陽明爲維少陽爲游部此造化之蘊也聲用發明
依此故詳之

權數通

一律之下一音具內外遲疾有四六之爲十二者兩
是二十四也乃一兩二十四銖之數也一律之下一

音具六十四六之具三百八十四也乃一斤三百八十四銖之數也即二十四而十六之也一音具十五個六十四六之為五千七百六十數乃一鈞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之半數也即為斤者十五也是其立數也何其與聲音妙會如此哉以下若一鈞則此聲之倍也一石四鈞又此數之四倍也鈞天之樂豈謂是耶

太少通

陽生陰以三去一者即乾太陽九為坤之太陰六

陰生陽以三益一者卽坤之六加爲少陽之八也以三損一者卽少陽之三八二十四去八爲少陰之四四一十六也復以三益一者卽少陰三其一十六爲四十八加十六爲卦之六十四也

天六地五通

左傳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素問天以五爲節六爲制世遂以五屬天以六屬地不知天數六以五爲節故甲乙之後歸甲乙丙丁之後歸丙丁戊巳之

後歸戊巳庚辛之後歸庚辛壬癸之後歸壬癸特從
五爲節而六之體自在也地數五以六爲制故甲子
乙丑即出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即出丙戌丁亥戊子
巳丑即出戊戌巳亥庚子辛丑即出庚戌辛亥壬子
癸丑即出壬戌癸亥特從六爲制而五之體不加也

素問氣血流注通

詳十二經時分子膽丑肝先天坤艮土居北也寅肺
卯大腸先天乾兊金居南也辰胃巳脾先天震居坤
乾之中也午心未小腸先天離火居東也申膀胱

腎先天坎水居西也戌三焦玄胞絡先天巽居乾亥之中也由北而南而上中次東而西而下中一經一緯之交亦宮商角徵羽大小之次也素問十二時氣血流注於子易胃爲膽於丑易脾爲肝于辰易膽爲胃於巳易肝爲脾何哉聖人明其時氣也乾坤之道靜則專翕動則直闢專翕體未有不圓直闢體未有不長圓者表數雖多氣發猶清中數雖中氣鬱則濁圓舒爲長則首出者得中之濁數猶表之數也今臟腑之成形靜也圓也氣血之流注動也長也圓舒而

長則肝膽之中氣居首且得脾胃之數脾胃之初氣居中且得肝膽之數而胞絡三焦居中運化焉此自然之神聖人以時步其機也若其形位則未嘗有易何以明之係膽而七葉者本脾也其形最大其數一六象坤居后下太陰也腎胃為中氣脾實包之正坤藏坎象少陰也膻中六葉如華蓋者肺也比脾差小其數二七象乾居前上太陰也坤之對也心為中氣肺實罩之正乾藏離象少陰也坎之對也脾胃之間有肝乃胃膜上連肝如馬刀者是厥陰也象震其氣

叉生而上居脇脾之中心脇之間有胞絡散布倒而下居心腎之中肝氣靜居脇脾之中動則出脇脾之上胞絡靜居心腎中中動則出必腎之下卽命門也靈樞曰太陰爲維少陰有樞厥陰爲游部是其解也因丑爲肝醫家遂名脾爲肝因以巳爲脾遂名肝爲脾而其體實未嘗易也十二經中有三焦無命門脉經中有命門三焦無心胞絡命門卽胞絡也三焦與胞絡的的相配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本屬少陽陽在陽分不可見故候之於尺胞絡亦有三

上胞絡絡心中胞絡絡膽下胞絡絡腎命門即下胞絡三因所謂有脂大如手者是乃男子藏精女子繫胎之處也本屬厥陰在十二經則統于心而係之心在脈則爲腎間動氣而候之尺此二經者無定位無成名實爲中氣其體與木震相應自圓舒而長其用與坤土相附故在十二辰則爲戌亥之分而居其末在十干則爲戊巳之用而運乎中醫家所謂中氣五行家所謂寄王皆此之用此千古所獨秘者角移爲宫妙用無二故詳說於此

聲王舌說

五音耳决之物也後世象以舌居中口開張舌縮却舌抵齒撮口聚猶爲近之然以此求之終不得其類也世見三十六字毋分牙舌唇齒喉稍有別白靡然從之馴至今日如韻會等書直謂其清音其次清音誤矣今取等韻中如止宕流蟹攝內喉音與宮字調之皆齟齬不合安在其喉音爲宮哉其謬至以牙屬肝齒屬肺唇屬腎喉屬脾又有唇屬爲宮喉爲羽者夫牙與齒何能爲音若爲有音則齦腭等亦皆有之不

知聲音妙用惟有一舌彼牙齒腭齶皆舌轉便之地唇喉會爲口體應舌出聲而實非牙齒之列也余直以諧聲者求五音之類而復其舊不主牙舌唇齒喉七音之說十二律之節一以舌之經歷分位辨之不徒求之截聲音與律相交四聲與四規相交一以舌之進退應口之開合天下必有聞而悟者矣反音切韻之妙一歸之于舌乃爲舌讚曰大哉舌乎可伸可縮可偃可仰可動可靜可大可小可曲可直可銳可圓遊於牙齒唇喉之中而無所礙行於齗腭玄膺

閒而各有節有舌端舌頭舌腹舌本之用而不滑
一又能應口竅之開合以爲氣之逆隨而無窮之聲
音出焉心爲身主舌爲心苗神明之用超諸形器宜
其變動不拘翻轉无竊有不特引華池以溉六腑辨
辛酸而調五齊若矣

太律卷之十二

明苑馬寺卿河西葛中選著

太律總

太律含少

六經亡樂儒者惜之然其聲則克滿天地備於人身終古不忒審聲之法古初聖人神而明之微露簡編或亡或存在後人者或知一昧二得偏失全安排牽合不可通解而古樂遂難言矣選於童年即受聲學冥心體究一朝天啓忽遇其全無往不驗始知聲

直體造化之撰樂特一事耳字特一形耳度律均
又特樂中一法耳瀰漫宇宙盤旋空虛過耳皆樂出
口皆聲人身天地交和互應千古法則具存非待湊
合畧說其槩有體有要有機有用何謂體聲者氣所
爲也形者氣所結也以氣明之一氣出入得體二遲
疾交出入得體四闢合交出入遲疾得體八伸縮交
闢合出入遲疾得體十六闢闢合合交伸縮出入遲
疾得體三十六伸伸縮縮交闢闢合合出入遲疾得
體六十四小分也總一聲之變也以一聲橫步其直

長短疎密得辭體十二餘得枝體六其二十八六十四爻十八爲一千一百五十五直體也總一音之變也以二音縱量其周亢詘大小得翕闢之體六六爻一千一百五十五得六千九百一十二周體也總一氣之變也統之以〇〇〇〇〇〇復統之以〇則大音之希也翕闢出入遲疾開合伸縮十事的的相對的的各別日可轉以告人耳可決以自明凡過耳之聲盡此矣若極而辨之六虛內外中邊端末其位也交適抱羨出動其時也發收行止遞別其節

來往擊拍點弄搊搾其度也高下中正險陂弇侈[illegible]
微厚薄其形也正側清濁大小長短剛柔周疏其體
也參兩乘除奇允倍半其數也氣味色性意識其質
也經緯連對分合輪次其象也陰陽盈虛消息其氣
也喜怒哀樂思慮其情也交變圓通容入遍融其神
也各各有則極天下之至辨矣何謂要元者氣之長
元無不有宮者音之元黃鍾者律之元黃鍾之宮其
音合少則元之元也中者氣之樞中無不在宮爲端
中角爲正中羽爲末中和爲中中黃鍾爲端中姑洗

爲正中應鍾爲末中中呂爲中中○爲側末中幾於
無聲開之合爲規中伸之縮爲衡中黄鍾之宫其音
含少則中之至要也藏者機之息用者常顯用用者
常藏育藏和聲藏尼射技聲藏○不藏不足以息
其機也餘者氣之贏大者常極則小者常贏聲餘于
側有六無餘不足以見其大也易者移中易位之用
專則如體直則相易故宫角相易黄姑相易開之開
開之合相易伸之伸伸之縮相易含少則易而爲直
者也變者摩盪之用三存一以遞生體則錯出二

倍以別生體則對出音聲相交無不爾也應者氣之收聲則應也每十八而一應六十四應而成一千一百五十五此依永之本立韻之髓也和者氣之叶音則華也每五音而一和一千一百五十五和而成六千九百一十二此轉注之本叶音之祖也實者用之眞聲十八用實十六音一千一百五十五用實一千二十四氣六千九百一千二用實六千一百四十四六音側末各六十四古今皆不用則止於五千七百六十倍之卽一鈞之數也復者氣之本六千一百四

十四復於八八復於一一復於虛強而名之曰太虛也極深研機極天下之至神矣何謂機無聲非動則無動非聲矣自混闢以至消隕自昆侖以至隣虛中間大小相函剛柔相摩誰非動處一動卽具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完體而鍾磬絲竹等特破體之一物矣無動非圓則無圓非聲矣相摩相函之間屈伸往來回薄震盪誰非圓變一圓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別憂擊搏拊等特動之一事矣無動無生則無生非聲矣人目天地以至萬物凡一切有種之類一切種

各具小體無非聲生一生卽具四千九百一十六
體而一吹一息特有生氣竅之一鼓矣何謂用無聲
不交則無交非聲矣自至大以至至細自至隱以至
至顯重重交羅緣生無性皆聲之生者機矣無聞不
處則無處非闔矣重重交羅之中一無所住是皆虛
體則同聲發不感同感發不應矣夫體則聖人之所
不能爲也要則聖人之所以察也機則聖人之所不
能逆也用則聖人之所不能離也天地設位萬物吹
息聖人成能是故卦也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則

用體之一也筮也者幽贊神明以成天下之亹亹則
用幾之一也寂然待感歸神理性則用夫用也奇偶
三而畫則兩支十二而干則十經脉十二而辨氣味
色性則五天地之數五十五而筮則四十九音六而
調則五聲十八而律則十二所以用藏也正聲藏二
而律則緫二所以示藏也甲木行而合則配子䏰木
氣而將則起子少陽游部而流注則居首震橫圖居
左中而圓圖則居東北合少本角而動則成宮合少
位中而動則首出黃鍾之宮中季夏於音律則爲

黃鍾之宮倍之大至雷霆減之細至蚊蚋而管用寸者於人爲不摦不窕皆所以用中也肝得脾數而以脾形名肝黃鍾角聲得姑洗宮數而以黃鍾角聲名黃鍾之宮所以用易也聲必依永聲應相保所以用應也六書轉注所以用和也聲十八而律歸十二所以歸餘也明乎此聲音昭昭乎進于象矣衍之爲圖經緯方圓無往不合而卽物可徵被之於器剛柔形數可正其度而卽耳可辨以之立調主音則如黃帝淸角舜徵招角招師曠淸商淸徵可卽類以見音

王聲則如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夾鍾)奏夷則歌小呂(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可即類以見聲若合音律則如周禮圜鍾(林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及函鍾(夾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可備音律大合樂以之度曲古詩篇篇可歌字字入律而一無齟齬呼之寒朝大小長短等形類而見之氣竅可以得聲之數呼之洞中大小清濁等韻類而應之空響可以得聲之倫

之空山之側遠近遲疾等變類而見之虛空可以
聲之所及按法自呼欲汗而汗欲達而達方外六字
之訣取聲猶并按法同呼欲雨而雨欲暘而暘動天
地尤速綿綿出入則起火符養胎息取先天之氣忘
真以之設卦觀象弃氣而著知其至神以之紀厤年
月日時各有音聲而天地之終始可步以之翻譯則
象胥鳥言獸言與西方梵唄可以法譜不必借字从
口以混華書以之格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之觀
三家之會通可以直入圓門順游性海圓聲音自然

樂名

黃鐘之宮

別黃鐘之宮

之用哉若以之參古法作者之意了了後世言聲樂之得失亦因之以見蓋聲之全體見則全用彰質之而一無可遁非懸空說理也然後知樂名皆取黃鐘䪍是黃鐘商韺是黃鐘宮護是黃鐘羽夏是黃鐘和合少則黃鐘宮之至妙也然後知樂重黃鐘之宮呂覽言黃鐘必言之宮不一而足考工記㮚氏爲量亦曰聲中黃鐘之宮至班固漢書去之宮二字而其法遂失矣然後知黃鐘之宮與黃鐘有別月令仲冬音中羽律中黃鐘季夏音中徵律中蕤賓復言中黃鐘之

候氣　聲律經緯　聲律用五

之宮則自有黃鍾之宮以爲之元也然後知聲律[illegible]中是聲之應非氣之候六韜具有其法漢志候氣取之易緯而實起於讖術宜其至今不能驗也然後知聲律相爲經緯周禮陽聲陰聲各文之以五音者是等第圖畧得其似而非出於西僧也然後知聲主周律主直八十一乃求五聲之法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乃求律之法用皆虛活蔡季通直以宮爲八十一聲商爲七十二聲角爲六十四聲徵爲五十四聲羽爲四十八聲非也然後知經世法用倍太玄法用

參兩　八隔相生　文聲折　國語七律　淮南和謬

參聲律法則倍參並用參天兩地之道也然後知損益相生就法實言上下隔八就形位言聖人皆依自然之度非取虛象作之法也然後知簫編十四簧笙編十九簧者乃古人主音之周而各其律管籥塤篪以穴爲節者乃古人文聲之法折五音之周而合其簫也然後知國語七律是黃鍾太簇合管其用七聲夷則無射合管其用七聲有合七律則鄭譯用龜茲樂以附會七均尤乖謬矣然後知聲有六其用五淮南子始洗生仲呂比於正聲爲和是和音也音體

黃鍾之長

旋宮

京房律名

音圍

所有也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聲爲誤是賣音也
音體中所無也二變之說荒矣然後知宮商角徵羽
各有黃鍾各自爲之長律各有屬各自足用不相役
也然後知旋宮者乃自宮之爲旋非相役之爲旋也
然後知五聲十二律字乃聲律之毋其用至於六千
一百四十四皆足以貫之京房別立執始去滅四十
八名以義辨之妄矣然後知五音圍各不同其圍九
分之十二律由黃鍾宮生之也然後知宮商角徵羽
各十二律括於宮之十二律宮之十二律括於黃鍾

音律 六十律 正聲 正數 耳辨 連聲 連音 四聲

宮之一律也然後知宮律之六十聲乃六十律之第一聲也然後知音律皆以九生其數自同六十聲之二十四皆正聲正數非變也然後知呼吸具有全聲口竅之開合應舌之進退一一可以耳辨以舌牙唇齒喉辨之非眞也然後知連聲有四如衡無聲不然謂有以入無入之分及一入而爲二三用者皆未嘗轉聲以別之也然後知連音有四如規一如四聲之自然呼之卽得今之四等拘於齒上舌上輕唇虛立二三等則非眞也然後知四聲者聲之步沈約分平

以當宮徐昇安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入爲角上爲
徵去爲羽假安節以入爲商去爲宮平爲羽上爲角
上平爲徵妻夔又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特未
定也然後知聲有子母之法若等韻中泥疑敷知徵
澄則爲重母見下端下精下與徵上來上日上明上
各缺一母照與穿同行審與日同行幫與滂同行明
與微奉同行則爲多出又心邪之外有二母幾于無
聲古今不出此皆有應聲可正若吳幼清謂羣當易
芹非當易威封欽羣危宜增何所見而云然也然後

管色十字　輕重　門法　字聲

知古人度律有法管色十字不過依倣七音字母原無定執况有一字一律二律三律之不同且以一管盡二十八調包八十四調古法不若是之提古人不如是之苟簡也然後知聲有輕重遲疾之謂也若同音而以意輕意重之呼分韻則輕重之變遂無定矣然後知反切一以音和爲正若門法之多爲攝而立則切脚不可遍解矣然後知字以目學聲以耳學古人或因聲塡字或因字命聲總非作字以生聲今以字義求聲失則遠矣然後知經世聲音圖之不當

經世音推 華嚴字唱 轉注 中雅雅音

其法一依等韻稍次之耳等韻有如是之外經世得獨是假非眞知聲律故立此用實欲明而不能明也然後知華嚴字母之法是中國舊法而二合三合則古人已用之如不可爲叵之乎爲諸而已爲爾者焉爲旃何不爲曷書已具之矣然後知轉注之用極於無窮今之叶音必歸有字之音有毋之字則音且不諦直爲古音恐未然也然後知北音無入起於傳習非遂不可轉周德淸以入聲派入三聲直用塡辭推其原亦爲簫管度曲之便乃以是爲中原雅音何

其謬也三百篇固未始無入韻也然後知呂覽三寸九分而乃三寸九分五與律書八寸十分一同法自五誤為而遂不可解亦不知三寸九分五即具八寸十分一之用矣然後知李文利王邦直黃積慶瞿九思各主三寸九分者非是其測律之法一以六三升降排如算子一以九疇分合奏如飣餖眞杜撰矣然後知師乙所云上下曲止倨勾乃五音之形抗墜折槁矩鈎乃歌之象端纍纍如貫珠正聲應相保之妙非亟重滚疊之謂也然後知天地實用之聲止於七

立韻

求聲

千一百四十四除入聲相近者止三千八百四十盡中國字書可塡者止一千八百八十五餘一千九百五十五則無字也然後知天地閒有自然之韻三百八十四合入聲爲韻二百四十而止若寬之而合遲疾爲韻一百三十四也可再寬之而分開合爲韻九十六也可再寬之而分六音即爲六韻也可沈韻比之參錯多矣然後知聲多字少反切難盡有韻無母者就遲疾合用轉法有母無韻者就四聲合用貫法四聲俱無字者即開合合用約法則天地之聲一

一可塡矣由前言之聲音可別由後言之古法今法可明皆一徵以自然之妙不敢臆說也